

冊四

書名 風月夢三十二回 光緒十二年聚盛堂刊本
 撰者 清 闕名 撰
 卷 冊四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61
 編號 D86648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4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6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風月夢三十二回 光緒十二年聚盛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風月夢

第一回

浪蕩子墮落烟花套

過來仁演說風月夢

慣喜眠花宿柳朝朝倚翠偎紅年來迷戀綺羅叢受盡粉頭欺哄
 昨夜山盟海誓今朝各奔西東百般恩愛總成空風月原來是
 夢 右調西江月

周列國時管仲治齊設女間三百以安商放屨為富國便商而
 毒流四海歷代相沿近來竟至遍處有之揚州俗尚繁華花街
 館秦樓不亞蘇杭江寧也不知有多少人因迷戀烟花蕩產傾
 喪命自己不知悔過反以盜在牡丹花下死從來做鬼也風流
 說雖是禁令森嚴亦有賢明府縣頒示禁止無如俗語說得好

風月夢

第一回



0 1 2 3 4 5 6 7 8 9 5

双紅堂
小説
61(4)

風月夢

第十七回

月香吃醋鬧鯉魚

魏壁事風打肉籠

話說陸書同着月香翠雲翠琴回至進玉樓仍在那裏迷戀朝歡暮樂
日非一日初到進玉樓的時候見那大脚婦人張媽生得風流俊俏便

有心要同張媽落交常時同他說些戲謔趣話後來因代月香梳粧又
恐月香吃醋未能如願張媽見陸書輕年美品銀錢揮霍但凡陸書與
他說戲話也是恐怕月香惟以眉目傳情不敢十分逗搭這背地裏也
不知向陸書要了多少銀錢衣飾陸書是他放的差無一不應他兩人
算是心交因人碍眼未得下手這一日陸書正同月香在房中鬥趣頑
笑樓下翠雲房裏來了一起生客喊月香下樓月香向陸書道又不知
來了甚麼野種大呼大叫你且稍坐一刻讓我下樓三言五句打發他

風月夢

第十七回

們滾蛋再來陪你月香將陸書安慰定了方纔轉身下樓酬應去了隨後張媽拿着白銅水烟袋到月香房裏裝烟與陸書吃陸書正坐在月香床邊見張媽走近身來將水烟袋苗子遞在他的口裏樓上並無別人陸書一時豪興就將張媽拉了與他並肩在床邊坐下向張媽道夥計你把我的病都想出來了今日天緣湊巧却好此刻他在樓下我同你偷個嘴在憑你要甚麼我總依你說着就向張媽對了一個呂字張媽趕忙閃讓便要立起身來早被陸書捺住水烟袋擦在樓板上張媽道你只圖口裏說得快活倘若他走上樓來撞見了叫我這個臉放在那裏陸書道他纔下樓去有好一刻纔上來呢你做點好事罷就伏在張媽身上用手來扯張媽的襪褲不意月香悄悄的躡着足步上了樓來站在房門外聽見他兩人這些語句忍不住心頭怒起揭開門帘走到房裏跑近床前將陸書耳朵揪住哭道你這下作東西你既要同他

相好我又不曾阻攔着你你們那裏不好做混帳事偏偏要糟塌我的床舖忙喊王媽來代我將舖蓋快些拿去漿洗我不能蓋別人哇烏打烏的臍被張媽見月香跑進房來趕忙將陸書一推掙脫了身子跑下樓去了王媽進房將床面前那根水烟袋拾起放在桌上月香抓住陸書碰頭撒潑哭鬧不休翠琴到房裏來勸解月香不依蕭老媽媽子聽見樓上吵鬧趕忙上吵將月香勸到對過翠琴房裏月香還是哭着喊着罵張媽下賤勾他的客許多蠢話張媽在樓下聽見月香哭罵不休也就惱羞成怒遂在樓下喊道我在樓上裝水烟陸老爺同我說了句頑話將我拉了坐在牀邊你就硬說我們有事你也不必假正經了你同剃頭的偷關門我們總明白不肯說破了你罷了我們在人家做底下人聲名要緊你如今將我的名說壞了別處難尋生意再者我家丈夫是個蠻牛倘若聽見我在揚州有甚風聲我的命就沒有了如今你

既把我的臉撕破了我也不要命了還怕你這紅相公償不起我的命呢說着也就碰頭砸腦尋刀覓剪唬得蕭老媽媽子翠雲同翠琴並男女班子樓上勸到樓下月香張媽媽兩人愈吵愈兇陸書越着蕭老媽媽子將月香拉到翠琴房內他就悄悄的欲想走下樓去又被月香聽見脚步聲響起出房來將陸書抓住與道你往那裏走你圖開心取樂漂肺子如今他鬧起來了你就想走好脫乾淨身子累我一人受氣如今死也要死在一處又將陸書拉到房裏吵鬧那外場花打鼓見月香張媽兩人總不依勸說料想這事家裏人說不了結起至強大家却好賈銘吳珍袁猷魏璧四人齊在那裏花打鼓向四人告知賈銘們聽了一齊到了進玉樓纔進月香房裏陸書看見他們來了連忙起身招呼邀請入座眾人看見月香鬚鬚散了頭髮披在半邊眼睛哭腫淚痕滿面倒在床上嗚嗚咽咽的啼哭又聽得張媽在樓下吵鬧賈銘們故作

不知向月香道陸弟媳爲甚麼事不保我們了想必是我們常時來取厭了月香連忙在床上拘起身來道賈老爺你這話我細娃子就耽受不起了適纔正與他淘了兩句氣四位老爺來了我細娃子未曾請叫得及望四位老爺恕罪賈銘道那個來怪你就是要怪你也要看陸兄弟分上你兩個人因甚麼事煩惱了鬥嘴告訴我們代你兩人評評理月香並不言語陸書也不噴聲賈銘們追問至再翠雲道陸姐夫月姐姐不肯說我來告訴你們方纔月姐不在房裏陸姐夫與張媽在房裏說頑話被月姐撞見罵了張媽幾句張媽急了要尋死滅活正在這裏吵鬧老爺們來得正好代他們調處清白省得瞎扛瞎吵賈銘笑道陸弟總吃點醬油罷了又吃甚麼醋呢那個貓兒不吃腥看我們分上不必說甚麼了正說之間蕭老媽媽子走上樓來悄悄將賈銘們四人請到樓下翠雲房裏道四位老爺令友陸老爺一時豪興弄出這種事

來月相公的話又過於叫張媽不過去如今張媽要尋死拼命我老
媽媽子鵲兒頂上沒多大的腦子要拜托四位老爺代他們說清結了
賈銘們將張媽喊到房裏好言勸說張媽不依說之至再張媽道四位
老爺我這裏生意已被他將我的臉撕破了我也不能再在此地叫他
還我一個好好的生意他既說我同陸老爺有事我也說不得了叫他
把筆銀子與我算遮羞禮不然聽憑他官了私休我總候着就是了賈
銘道凡事要依人勸人是舊的好衣服是新的好我們代你把話說清
白了將就些還在這裏罷張媽執意不肯吳珍道張奶奶既是實意不
肯在這裏事又湊巧強大家尤奶奶在他家三四年了從未告假回家
去過平空的不知怎樣有了身孕要回去生養辭了生意如今我們將
你薦到強大家去有管一說便成另外叫陸老爺騎着月相公送你幾
兩銀子看我們分上不必說甚麼了與賈銘們商議允了張媽十兩銀

子張媽方纔依允賈銘們復又上樓到了月香房裏吩咐擺酒代陸書
月香和寧陸書道在這裏何能要弟兄們作東諒之至再仍是陸書的
主人擺下酒來席間琴琴有心想勾搭魏璧彈着琵琶唱了幾個水湯
小曲魏璧亦有意愛他兩人調謔魏璧已有了幾分醉意席散之後琴
琴要留魏璧在那裏住宿魏璧因與賈銘們同來恐怕他們到強大家
告訴巧雲不能在此要一同進城向琴琴道既承你愛厚你我心照交
一日我一人來罷琴琴纔讓同着賈銘們一同進城去了這裏月香
雖是賈銘們勸了許多言語心中怒猶未息上了牀來陸書被他揪着
咬着恨着罵着插着氣着哭着說着百般刁話鬻話陸書是各種恭惟
也不知賸了多少咒發了多少誓枕薦間用了多少工夫纔將月香哄
住了暫且不表再說賈銘們四人到了強大家內在桂林房裏坐下鳳
林雙林巧雲聽見他們來了總來到房裏問道你們可曾吃過晚飯賈

銘就將在進玉樓因爲甚事做攔停陸書留吃晚飯這一夕話告訴眾人聽了笑不住口吳珍將强大喊到房裏公薦張媽做生意張太答應退出房外去了三子到房裏問道老爺們今日可回去了魏璧躺在桂林牀上先說道我今日醉了不回去了賈銘們道既是魏兄弟不回去我們總在這裏陪你就是了三子退出房外巧雲悄悄向魏璧道在這裏躺我房裏有個熟客許久未來今日纔來的等我打發他走了請你到房裏去坐魏璧道你快些叫他滾罷我少老爺要困覺了巧雲道我曉得暫這三位姐夫了說着走出房外那巧雲房裏這個人姓宓名聖謨年紀二十餘歲生得頭大臉大一臉大麻子身材又胖又矮人因他殼子生得胖矮說話又有些肉氣排行第一都喊他宓大臉又送他一個混名叫做肉齋父親在日鹽務生意掙有許多田地房產遺下許多借貸宓聖謨並無生業只靠着房錢租籽以及人欠的債務過日子

曾在這裏與巧雲相好巧雲得過他許多銀錢衣飾因出外索債許久未來今日到了這裏在巧雲房裏坐了好一刻工夫巧雲意欲留他住宿又怕魏璧到此要住所以並未留他宓聖謨今日蓄意是來與巧雲叙舊拿准了到了這裏巧雲必要留他那知到了這裏坐了半天巧雲聲總未噴且又到別的房裏去了好大一刻工夫將他一人坐在房裏心中就有些不自在了今見巧雲進房坐在椅上不言不語宓聖謨忍耐不住就將三子喊到房裏道三子我今日在這裏住呢三子道宓老爺今日不湊巧巧相公有了鑲了宓聖謨聽了越加生氣道他既然有了鑲爲何不早說將我攔到此刻叫我如何回去呢三子道宓老爺你這話說錯了你老爺到這裏並未說着要住的話巧相公何能平空告訴你說是有鑲呢若說是坐到這時候是你老爺自己未走我們何能催你老爺走呢宓聖謨道不管是那個留的鑲總要我回的了我老

爺今日要住呢三子道這不講理的話我小的不會說凡事有固先來後到你老爺許久不來挑挑我家今日不必打開見了必聖謨道我若是不挑你家我到不留讓了如今我要留讓你又拿這些話搪塞我還是不怕我不與錢你家是怎樣你查查帳我在你家住了那麼些讓連半交開發總不欠你家的今日故意要支我走路如今我偏不走看你家是個甚麼三頭六臂的人敢在這裏住我就算他是個好漢了不伏氣叫他到這裏來同老爺鬥口氣鬥得過我就讓他在這裏住了三子再三俯就必聖謨越說越氣大喊大叫的吵鬧起來魏壁因有了幾分醉意躺在桂林床上吳珍因要過癮就同賈銘到鳳林房裏吃烟去了桂林也同他三人同行凌甫是被雙林拉到他房裏談心魏壁獨自躺在桂林床上此時更深人靜魏壁聽得巧雲房裏有人喊叫句句話總關碍着他酒後生怒將長衣脫去跑到巧雲房裏見有一人坐在那裏

口裏南腔北調打吵魏壁出其不意奔到必聖謨面前將衣領揪住墜下一摔必聖謨未防備被魏壁攆在房內地板上魏壁就勢騎在必聖謨身上揮拳就打必聖謨乃是罵不絕口三子趕忙抱住魏壁手腕跪在傍邊哀求賈銘吳珍袁猷聽見此信一齊跑到巧雲房裏問魏壁因爲何事魏壁道哥哥們不必問帮我打這瞎眼忘八羔子賈銘將必聖謨一望並不認識遂向魏壁道兄弟你請息怒權且將他放起來我弟兄們在此不怕他飛到那裏去三人攙不動一個理字放他起來讓他自己說如不在理我們一齊動手就是了吳珍將魏壁的手壁開拉了站起身來必聖謨被三子拉起口裏還囔囔咕咕道好呀好呀賈銘將他拉了坐下問他姓名必聖謨道我姓必叫聖謨賈銘道足下因甚事同做友口角必聖謨含糊不語三子道必老爺要留巧相公的讓小的同他有人留了必老爺就在房裏亂罵被魏少老爺聽見了到了房裏

不知怎樣將宓老爺碰倒了賈銘們道宓哥哥非是我們庇護魏兄弟這麼談起就是你的不是了凡事總有先來後到就是你先留了我們魏兄弟後到要留你也不能讓他總是在頑笑場中沒有甚麼氣鬥若不是你出口傷人我們魏兄弟何能造次動手自古道相罵沒好言相打沒好拳算是魏兄弟年輕魯莽看我們分上拉了罷賈銘吳珍袁猷向宓聖謨作了一個揖宓聖謨還了一揖心中原想同魏璧較量因見他們人眾孤掌難鳴沒奈何忍氣吞聲立起身來出了强大家大門回家氣了一夜次日欲想約人到强大家去攙魏璧巧雲同他們打場官事再爲打聽魏璧是鹽務候補的少爺自揣勢力不及悶在心裏氣成一場大病險些喪命發誓不到頑笑地方去了幸虧揆了魏璧幾拳却保住宓聖謨的家財後文略過不提賈銘吳珍袁猷將宓聖謨勸走各自歸房安歇次日叫陸書把了十兩銀子與張媽將行李拿到强大家裏做生意過了數日賈銘過小生日吳珍袁猷魏璧商議在强大家公分慶壽因這兩日未曾會見陸書袁猷寫信來約陸書不知到與不到且看下回分解

家裏做生意過了數日賈銘過小生日吳珍袁猷魏璧商議在强大家公分慶壽因這兩日未曾會見陸書袁猷寫信來約陸書不知到與不到且看下回分解

風月夢

第十八回

苦口良言賈兄勸友

尋根究底陸姑詢僕

話說陸書終日在進玉樓迷戀這一日清晨尚未睡起王媽在帳子外喊道陸老爺醒醒袁老爺叫他管家送書信來要等回信呢陸書驚醒趕着穿了小衣下牀陸書接過來一看只見信套紅簽寫着卽呈陸文華老爺玉展傍有四個小字立候回示後面寫着辛巳立秋日封發陸書將信套拆開將裏面兩張六行書摘出來只見上寫着

海棠暹艷梧葉初凋伏稔

文華四棣大人起居迪吉福履亨嘉定符私頌憶自

棣臺初臨那郡再結金蘭時與諸友朝夕盤桓殆無虛日孰意

吾棣種有夙緣步入蓬萊坐擁仙姬淘情絲竹怡性風月竟無暇

念及故人耳茲因

新盤賈兄華誕兄與顯士二兄晴園五弟擬假強大處公設壽筵
永日一聚敢望移

玉卽至方來茶社取齊但恐仙姬不使劉郎離桃源洞口亦祈示
知專此佈達伏希

齊鑒兼候

晨佳不宣

愚盟兄袁猷拜緘

陸書看畢道可是順子送來的王媽道是他陸書道你下樓去向他說
我候候他家老爺同各位老爺說我立刻就到老媽答應下樓回覆順
子去了取了水來與陸書淨面漱口便喊月香道月相公起來罷陸老
爺起來半會了月香道我今日困倦得狠還要睡睡呢陸書道你不要
喊他我到教場去呢由他睡罷陸書洗漱畢吃了蓮子離了進玉樓在

北柳巷撞遇小喜子跟着到了方來茶館見賈銘們俱坐在那裏陸書
趕近賈銘面前行禮道大哥兄弟未曾到府祝壽望乞恕罪賈銘答禮
道小生日何敢驚動賢弟大駕請坐陸書又與吳珍袁猷魏璧見禮入
坐泡了茶來吳珍道陸兄弟不是哥哥怪你這連日戀住妙人不會我
弟兄們了今日賈大哥華誕不是袁兄弟寫信到你連大哥生日總忘
記了該罰不該罰陸書道實是見弟昏了今日罰兄弟做東吳珍道我
們早已議定今日公分化大哥慶壽不要你一人做東陸書道明日我
請眾位哥弟在進王樓中晚兩頓替大哥補饌又算賠罪望哥哥們饒
恕兄弟罷眾人一笑忙喊跑堂的下了麵來眾人用畢一同到了強大
家中晚兩臺酒至二更餘方散陸書到了進王樓月香房裏坐下月香
道你今日頑到那裏去的此刻纔來陸書道今日是賈大哥生辰公分
在鳳相公那裏代他做生日的月香道你只圖開心取樂把我一個人

捺在家裏陸書道賈大哥們却要叫人來接你我因你早間說困倦怕你去勞神假說你身體不爽所以未曾來接那知此刻你反怪我月香冷笑道好日子歹時辰你平空咒我有病你不必之乎也者了你若把我接到他家去你到不能同心上人大放花燈的頑了陸書急得賭咒發誓月香冷言冷語這是哇咕忽然對過房裏來了一人王媽悄悄將月香喊去陸書獨自坐在房裏心中煩悶倒在床上只聽得對過房裏笑語聲過了一刻房門響聲又聽得帳鈎響聲又過了一刻聽得腳盆響聲又過一刻聽得月香悄悄送那人走出又可囑明日早來那人脚步聲響下樓去了月香到了自己房裏陸書見他鬢髮鬆鬆問道你的頭怎樣鬆的月香道翠琴姐姐同我打了頑被他一抓將頭弄鬆了陸書道我在這房裏並未聽見翠琴聲音好像是個男人家說話我也明白你也不必瞞我了月香道你這人陡然變了亂起疑心明日你在这

裏我連房門總不出免得你亂疑惑說着將臉往下一沉陸書道你不必着急我告訴你句話我看見你們這裏揚州烟花竹枝詞內有一首道得好

相公能幹任雙鑲

陪過張郎伴李郎

熟客關門生客住

讓他生客刷鍋忙

你如今比他更加能幹反其所爲

生客關門熟客在

讓他熟客刷鍋忙

月香聽了登時嗚嗚咽咽哭道我們吃相飯的人雖是下賤也還有賢愚不等我雖落烟花數載仍係處女自你梳粧之後並未留過別客痴心腸尚指望你將我提出火坑從一而終那知你同我相交數月盡是花言巧語今日平空的冤賴我將我說得下賤不堪我這日子還有甚麼過頭那裏還有出頭日子呢倒在牀上哭泣陸書反用好言百般安

慰纔將月香勸在了嘴仍在那裏迷戀他是由四月裏到了揚州通共帶了一千多兩銀子三四百塊洋錢怎經得他如此揮霍浪費已將銀兩用得罄盡現在欠下許多錢債蕭老媽媽子道月相公我看小陸連日失魂落魄我同他要過幾次銀子他總是含糊答應不像從前那樣豪爽一說就有我想他是外路人在此地又無生意買賣我代他划算這些時在這裏用的銀子也不少了倘若他頑乾了儘管留他在這裏日累日重將來如何起結月香道老乾娘你別說我忘記告訴你了有半個月頭裏我看見他帶的金戒指金間指不在手上我問他那裏去了他說是在澡堂裏洗澡除下來擦皂角忘記在涼池板凳上未曾帶起來過後去找就沒有了我還疑惑他把與那壞東西同他吵了一夜那知他並日出去一走回來時膀子上金鐲連掛的那副金剔牙杖總沒有了我問他說是親戚家借去當了我想他姑爹在鹽務管帳家

道饒裕未必同他借當想必是他自己當的這兩日那手上翡翠斑指也不看見了蕭老媽媽子道我有個主見你大大的放他一個差試探試探再作道理月香應允等陸書來了加倍奉承向他道翠琴姐姐前日接了一個外路客打了一根金兜索子把他在我跟前儘管擺方子我如今同你要根金兜索子要一兩六錢重瘦的我不要你一兩日就代我辦了來讓我也氣氣他陸書平昔凡是月香所要之物從未回過今日聽見他要金兜索須要二三十兩銀子纔說自己的銀子用盡那裏去辦又不能回却只好含糊答應過了兩三日月香催促討要陸書道我已經着人回家去取銀子等重了來代你辦就是了月香冷笑了一笑從此待陸書的光景比前冷淡得多了蕭老媽媽子聽得月香說陸書差未辦到料想他已經頑乾更加追着要銀陸書總說銀子未曾拿來今三明四的推諉這一日早間陸書到了方來茶館只有賈銘

人在那裏彼此招呼人坐吃茶談了幾句閒文賈銘道愚兄有幾句話賢弟不必兄怪陸書道大哥有話儘管說小弟何能見怪呢賈銘道賢弟初到敝地之時曾經談及係奉老伯之命來揚納籠因見月香姿色可愛意欲買他爲妾愚兄們不合教賢弟以薄餅釣之孰知賢弟在彼揮金如土竟忘了正題愚兄暗爲賢弟划算這數月間費用已不下數百餘金這些地方重在銀錢前日愚兄在彼見月香代賢弟不似從前那般親熱賢弟今在異鄉倘若將銀錢用盡非獨這粉頭冷面相看就是賢弟回府亦難對老伯賢弟須當早爲斟酌月香可圖則圖之如彼高臺身價賢弟則當速爲另覓小星早回尊府以慰老伯父母懸望之心切勿等待人財兩失之時那就難了賢弟今在迷戀之際愚兄忝有一拜之交豈能緘默不言冒昧瀆陳幸勿見怪陸書聽了面色通紅道大哥金石之言弟懵懵焉又見怪但弟已向月香談明看他並非無意

于弟屢次寫信喊他叔子說是八月准到諒他來時一言可就故此小弟痴痴坐待未曾另覓今日兄言及此真使小弟茅塞頓開小弟現在亦欲早爲打算正談之間吳珍袁猷魏璧陸續來到各用早點已畢賈銘邀約衆人到張大家吃午飯去了話分兩頭且說陸書的姑文熊大經在鹽務司帳日日匆忙無暇料理家務陸書到場他只說是來探視姑母留在家中自有妻子管顧故未過問前因六月十八日東家請帳房衆同事遊湖座中有人談及陸書在揚如何揮霍文將遠遠船上陸書同着許多女妓指與熊大經看視大經望見不由得怒從心起道這畜生如此浪蕩總是舍舅過於溺愛今在揚州這般狂爲弟實不知早晚定然着他回去那人道非弟冒昧多言誠恐令親惹出事來累及閣下受氣大經道承蒙關切心感之至陸書在船上只顧快樂那裏料得他姑丈也出來遊湖熊大經遊了湖回歸將這件事記在心裏今日偷

開早早回家用過晚飯就將陸書這些行爲向妻子陸氏告知陸氏聽了不勝詫異次早熊大經起來仍到店裏辦事去了陸氏將司闈的王福叫到裏面來問道王福你可知道陸大爺終日在外面所交何人所作何事每日是多早晚回來王福道陸大爺初到這裏是清晨出去晚間或是二更或是三更回來由五月初間或是隔三四日回來住一宿或是五六日纔回來一次小的已曾問跟陸大爺的小喜子說他主人在這裏結拜了幾個弟兄每日在天凝門外藏經院甚麼人家頑笑太太要問細底將小喜子叫進來一問就明白了陸氏道小喜子此刻可在家裏王福道他每日總是晚間吃了晚飯纔回來呢陸氏道今日等他回來你同他到裏面來我有話問他王福答應退出等到二更多時分小喜子吃得酒氣醺醺敲開大門就要到書房睡覺王福將他攔住道兄弟緩些去睡太太着你進去有話問你小喜子聽了吃了一驚想

道姑太太喊我問話必是主人在外所做的事有了風聲故此問我我還是瞞與不瞞若是瞞藏又恐姑太太究罪若是直說出來主人又要嗔怒事在兩難自己躊躇半響想道紙也包不住火如今主人已將銀子頑了了我再隱瞞不說明日還不得回常熟去呢就是主人知道了我這推着是姑太太聽見外人說的就是了主見想定跟着王福到了後面此時熊大經尚未回來陸氏坐在堂屋裏燈下拿了一副象牙牌在那裏闖五關斬六將王福走到簷前道太太小喜子來了小喜子趕忙請叫了一聲姑太太垂手站立陸氏見小喜子來了就將象牙牌推開問道小喜子我有句話問你你主人在此交結何人平日所做何事因何日夜不歸你是貼身服侍他的從實告訴我若代他含糊瞞藏我叫姑太爺拿帖把你送到衙門裏打着問你不怕你不說小喜子聽了連忙打了一個搶干道姑太太不必動怒小的不敢隱瞞小主人到了

揚州因到教場關頑在茶館裏會見當初問罪到常熟去的個姓袁的
另外一個姓賈姓吳姓魏的陸氏道這些甚麼人小喜子道那姓袁的
據說靠着放債過日子那姓賈的是運司裏清書姓吳的是揚關差役
姓魏的是鹽務候補的少爺他們五人在小金山拜了弟兄終日吃花
酒頑笑小主人在天凝門外藏經院裏看中了一個妓女名叫月香小
主人打了金鑄做了好些衣裳與他初次在那裏住宿又花了一百多
銀子端午看龍船代月香做生日後來月香害病做喜樂會代月香還
福六月十八日叫燈船同月香們遊湖常在那裏住宿將家裏太爺把
的五百幾十兩銀子太爺在家又私自拿了太太幾百兩銀子幾百塊
洋錢現在總花用完了又將帶的金鑄金戒指金牙杖許多衣服總賞
了銀子在那裏花用小的是句句實言不敢瞞藏陸氏聽了詫異道你
主人到揚州無非是到我家看看我帶這許多銀子做甚麼小喜子道

姑太太難道不知我家小主人與家裏大奶奶不大和睦未曾生着相
公家裏太爺把了銀子叫太爺到揚州買個小姨娘回去的這話小主
人可曾與姑太太談過陸氏道歡娃子他若是將這些話告訴過我我
何能讓他在外如此亂鬧你是他貼身服侍跟隨到揚州來的他在外
面如此浪費你因何不早來回我如今他將銀子花用完了叫我如何
對你家太爺太太呢你主人今日可曾回來小喜子道今日還是在那
裏住宿叫小的回來陸氏道你明日到那裏將你主人請了回來就
說我有話同他說呢小喜子答應同着王福退了出來仍到書房宿歇
熊大經歸來陸氏將問小喜子這些話逐細告知熊大經聽了埋怨道
我因店事羈纏刻難分身家務各事倚托有你照管你的侄兒到了這
裏住在我家多日他竟日夜不歸你在家中毫不覺察如今他將帶來
許多銀兩洋錢浪費罄盡雖說是他不成材不學好叫我夫妻如何對

他父母呢陸氏道事已如此追悔不及收拾安寢次早小喜子起來洗過臉到教場方來茶館只見賈銘吳珍袁猷魏璧在那裏吃茶陸書並木曾到小喜子請叫過衆人就同跟賈銘們的人一桌吃茶用過點心茶散之後小喜子遂到進玉樓來請陸書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風月夢

第十九回

倒醬罐姑侄參商

潑醋瓶夫妻反目

話說陸書正在月香房裏站在梳桌傍邊看着有個婦人代月香梳頭陸書手裏拿了一根白銅水烟袋灣着腰裝水烟與月香吃小喜子到了進玉樓上了樓來站在月香房門首纔揭起門帘陸書看見了他自覺不好意思臉一紅問道你有什么話說小喜子道大爺姑太太請大爺回去有要緊話說陸書聽了眉頭一縐道我曉得了飯後回去小喜子答應下樓坐在那裏等候陸書等月香梳洗已畢吃過中飯小喜子上樓催促數次陸書方纔帶着小喜子到了熊大經家內王福看見陸書連忙立起身來道大爺陸書答應一聲直至後堂拜見了姑母坐在傍邊僕婦獻過茶陸氏道賢侄到舍數月你姑爹奈因事冗不能分身你

表弟年紀又輕未曾陪伴賢侄往外遊玩怠慢之至但不知賢姪在做地另有那幾門親戚那些朋友因何日夜不歸昨日你姑爹回家問我我竟無言可對今日特煩尊紀將賢姪請回談談陸書道小姪到揚的會見從前問配到敝地與小姪交好一個姓袁的還有幾個朋友與小姪結盟常同他們盤桓間或遲了留小姪在那裏下榻故此未曾回來陸氏聽了目中垂淚道咳陸門有何夫德出了你這不肖子弟貪頑遊蕩浪費銀兩還將這些謊言來搪塞我想你父親將銀子與你到揚州買小諒來是因你在家中亂鬧想買個人回去收收你的心你到了這裏理當就將這話告訴我夫妻自必趕緊代你辦個人讓你帶了早些回去那知你半字未提在外面結交些狐群犬黨在那些沒相干的地方將帶來的銀子洋錢浪費罄盡我且問你回去有何顏面對你父母罷是也罷了你係咎由自取只是你父母必要怪我夫妻好說自家的

內姪帶了銀子去到揚州買個人又不要姑爹姑媽化錢那知他捫除不代我兒子辦人反讓他在揚州亂頑把銀子花用完了他們袖手傍觀不聞不問憑心而論就是我的兒子到你尊府那裏去事未辦成將一千多兩銀了白白花用完了我也要嗔怪我也要這樣說法那裏知道你這畜生到了這裏並未告訴我夫妻如今落了一個不白之冤說着號啕慟哭嘵嘵叨叨尤如倒醬罐三不了四不休不住嘴的言講那知陸書自幼父母溺愛嬌養嬌傲性成在家時不論犯了甚麼大過浪費了多少銀錢父母從來未曾高言重語訓叱厚罵今見陸氏這番言語自己不知愧悔反惱羞成怒道姑母不必動怒橫豎姪兒頑的是自己帶來的銀子並未會向姑母借過一文半鈔姑母恐怕我父母見怪姪兒明日回去將未曾告訴過姑爹姑母這話稟明父母斷不有累姑爹姑母遭怪就是了陸氏聽了越加生氣道我不過說了你兩句你就

如此動怒少年人太不懂人事明日我這裏寫封書信到你父母我着家人送你回去任憑你在家鄉怎樣鬧法省得在我這眼睛頭裏代累我生氣忙着老媽將王福喊到裏面吩咐道王福你今日先到馬頭雇一隻船明日着你送陸大爺回去王福答應道是陸書道不消姑母費心姑母是恐姪兒住在尊府日日沒在銀子要向姑母騰挪借貸小姪就此告辭小喜子快些收拾舖蓋喊挑夫來挑行李陸氏聽得這話氣得四肢發冷連話總說不出口來了于福正勸陸書那知小喜子已將挑夫喊來將行囊收拾好了交與挑夫挑着陸書氣忿忿的帶着小喜子押着行李出了大門去了王福恐其主人回來查問悄悄跟着他們看將行李挑到那裏再說陸書同小喜子押着行李到了埂子街過了太平馬頭進了怡昌號客寓王福站在門首等了一刻見那挑夫拿着一扁担繩子空身出來知道是住在這裏就回來稟明陸氏又氣又悲氣

的是陸書不成材不學好語言無知悲的是娘家只此一脈如此行爲料難守業與家等到二更多時分熊大經回來陸氏將這些話逐細告訴一番熊大經道這小畜生固然不好但是你家合兒也太荒唐你既把了許多銀子叫他到揚州買小何妨寫封書信到我我知道此事萬不能不代他早爲辦個人讓他回去何致任他在揚號攔這些時如今銀子已花用完了說也無益明日等我到怡昌號去請他來家住三朝五日勸他回去省得他在寓所越住越壞明日頑的不像個樣子我兩人如何對你家哥嫂呢陸氏道我看這畜生必不肯來的熊大經道他若不來再做道理一宿已過次日清晨熊大經到怡昌號只見小喜子在寓所向熊大經道姑太爺我家大爺昨日未曾回來熊大經微笑了一笑道你向主人說我親自過來請他還到我家裏去住我家太太有甚閒言望你家大爺請事看我面上好親戚不可參商你代我說到了

小喜子答應能大經仍到店裏將理已事一連到怕昌號去了三日總未會陸書一面問小喜子可曾向陸書說過小喜子道小的已將姑太爺的話向主人說過幾次他並未言語熊大經回家將陸書在揚所做各事不聽教訓現在賭氣搬住寓所一切細情寫了一封書信專人送到常熟陸書家去了再說陸書因姑母說了他幾句賭氣將行李發到怡昌號客寓賃了一個單房講明主僕二人每日二百文房飯錢陸書將寓所講定又到進玉樓來在月香房裏坐了好一刻工夫月香纔來陸說道你做甚麼事到賭刻纔來月香道樓下翠雲姐姐房裏來了起把勢打白大茶圍吃日大鴉片烟喊我到那裏若不稍爲酬應酬應又要亂起毛扛扛吵吵回來又要辦席招賠不如敷衍他們出門省事無由正說之間這見蕭老媽媽子走進房來月香亦起身來道老乾娘請坐蕭老媽媽子坐下向陸書道陸老爺我前日向你說付幾十兩銀子

今日帶來了陸書道我前日已曾向你說過我着人家去拿銀子向未曾到一面來了一面就把與你蕭老媽媽子道陸老爺你說同去拿銀子知道幾時纔來我這裏迫不及待不曉得多少事等着銀子用呢請你老爺不拘在那個銀號裏先兌銀子我等着要用呢若不是急需也不儘管向你老爺說了還怕你老爺少我銀子呢拜托你老爺明日帶我個忙罷陸書道見他絮絮叨叨遂道是了是了蕭老媽媽子叮叮啞啞囑咐下樓去了月香道我的金塊索子呢陸書道就在這兩日代你辦就是了月香冷笑了—笑弄得陸書踟躕不安吃了晚飯住了一宿次日清晨到了方來茶館會見賈銘吳珍袁猷魏壁—桌吃茶用過點心陸書將袁猷拉到傍邊道小弟現在銀子用完蕭老媽媽子叮着要銀子如今同哥哥商議暫借二三十兩銀子聽憑哥哥要甚麼利錢賈銘等拿了銀子來本利—並趙上決不有悞袁猷道憑兄雖有幾兩

銀子都借在人身上一時不能索本前日有兩處利銀因我常在強大
家會頭未曾會見我總送到家裏你嫂子那裏收着大約也只得十幾
兩銀子等我今日回去將這銀子拿出來明日仍在這裏會你拿去就
是了若說利息成爲笑話了陸書這拜托拜托兩人復又入席談了些
閒話方纔各散却說袁猷的妻子杜氏因袁猷在外眠花宿柳時常在
外住宿與袁猷扛吵已非一次公姑勸說不聽如今習以爲常只好由
他去妻兩人吵了袁猷又是接連三夜未曾回來今日因爲允了陸書
借銀子傍晚就回至家內吃了晚飯到了房裏向杜氏道某大某人送
來利銀拿出來把我杜氏道你要這銀子做甚麼事用袁猷道陸兄弟
同我借銀子我已允准了他所以要這兩處銀子湊着借與他時杜氏
聽了個陸字知是同丈夫在外親的朋友不由得心中生氣道這姓陸
的是異鄉人他在揚州又不做生意買賣終日飲酒宿娼你將銀子備

與他拿甚麼抵頭還你呢袁猷道我在常熟許多事情承他家父子的
大情今日他在這裏初次開口同我借幾兩銀子我怎好意思回說不
借況且他說已經着人回家去拿銀子拿了來就還我了就是借去不
還我也是該派借與他的杜氏道你這話說得纔多款式你也不想想
到中並無田地房產全是我將些暗盒衣服首飾折變的銀子原說在
外面生息生息貼補家內薪水你這連日頑得失魂落魄連利錢總沒
心腸去要了還虧得借戶信實將利銀送到家裏你不知在次子那裏
一連住了幾夜也不知欠下多少銀子家裏來扯謊想將銀子賺哄出
去好做大老官就算是姓陸的借銀是實這般肉饅首打狗有去無來
的銀子我也不借我還要搖搖你從今以後我也不想這利錢啣口藝
破了你着速代我將兩牢瘟銀子本錢要了家來橫豎你既拚得死我
也拚得埋我將本銀收回看你在這裏這空心大老官做得長久不長

久那一日把我弄急了鬧到婊子那裏將這狐狸精撕開來讓我出出氣袁猷道婦人家須要曉得三從四德像你這些醋話也不怕人聽見笑你杜氏見袁猷說他吃醋戳了他的心便號啕慟哭道你終日打成坑眠成塘睡在婊子那裏我何嘗管你今日家來又想把銀子哄了出到婊子那裏開心漂肺子你頑窮了不怕可以靠着婊子吃飯去了我們婦道家沒腳蟹望那裏跑去我不過勸說了你兩句你就說我吃醋但凡女人嫁了丈夫總是要望丈夫好的像我這樣苦命那幾年你生事鬧禍遭了訪案收在牢裏把我唬得肉跳心驚晝夜無眠後來問罪出去我在家裏煮粥熬湯巴山巴海巴得你罪滿回來怎樣同我說從今以後再不貪頑亂鬧打起精神想日子過了我只說是敗子回頭金不換哄我得將賠嫁來的衣服首飾折變了銀子把與你在外生點利息貼補家內薪水敷衍過窮日子誰知你自從這姓陸的到了揚州

就是我家對頭星你又吃了迷湯把魂掉到婊子那裏我也由你去了你今日又想哄我的銀子我這日子還有甚麼過頭我也不要命了

就將頭望着袁猷懷裏撞來袁猷聽見杜氏絮絮叨叨心中已經動怒正要立起身來想打杜氏適值杜氏將頭撞來袁猷將身子一偏趨勢就將杜氏頭髮抓住那玉簪跌在地銀耳挖攢在半邊杜氏更加急了用手來抓袁猷髮辮不料手指在袁猷左腮上抓了兩道指痕袁猷氣上加氣將杜氏頭髮揪住一摔攢跌在地袁猷騎在杜氏身上正欲揮拳毆打家中僕婦老陳媽趕着進房將袁猷手腕抱在袁猷罵不絕口袁猷的父母見他夫妻時常扛吵勸說不信氣悶在心他夫妻兩人先在房裏口角老夫妻只當不知此刻聽得袁猷將杜氏攢地要打恐怕弄出事來老夫妻趕着前來將袁猷呼叱了兩句袁猷不敢向父母辯白將手一鬆立起身來自外去了袁猷的母親將杜氏拉起勸說

了一番杜氏賭氣倒在床上和衣而睡夫妻從此愈加不睦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風月夢

第二十回

方英筮意納寵

甄雙林矢志從良

話說袁猷在家內因拿銀子與妻子杜氏口角打降又被父母說了幾句不敢向父母辯曰忍着氣離了家內氣勃勃的到了强大家裏却好雙林房裏沒客三子請他到房裏坐不老媽趕忙進房獻茶裝水烟雙林看見袁猷滿面怒色不言不語又見他左邊腮上有兩道指痕不知他與何人啣氣等袁猷從不來有好一刻工夫先談了許多閒話纔從容問道你這臉上是怎麼樣的袁猷又氣又愧道再不要提起了因爲有個至好朋友同我借幾兩銀子我不好意思回他允約明日借給與他今日回家去拿銀子那知我家這不賢的妻子除將這連日人送去的利銀藏匿起來反咕咕咕說了許多不講理的蠻話說起我的氣

來抓住他的頭髮要打那知他用手來搪隔他的手指誤碰在我臉上我妍加生氣一時性起將他攆跌在地拳頭巴掌打了不計其數還是我家老翁同我家老太說了幾句我纔將他放了起來我就到你這裏來了從今以後我只當這不賢是死掉了相巧我弄個人另外尋一處房子在外面居住倘若托天庇佑該應我家不絕一樣養個兒子傳宗接代看這不賢同誰打吵說着仍是怒氣勃勃雙林聽了這番言語心中沉吟想道我自從那夜得那異夢次日到白衣觀音菴燒香求了那歷一條籤句我就時刻留心試探這姓袁的看他性格甚是溫存年細又只比我大了十歲若論他的家道雖不富足聽他逐日言語看他人又能幹也可以敷衍過活想我今年已十八歲了這碗相飯吃了四年想起那初到揚州來的時候在人家做細帳日裏關上幾個門晚間還要留鑲不拘那人老少好歹總不能不留留個好客還罷了若留下一

個壞客他那裏顧你生死畏了許多暗病吃了年餘的苦好容易哄張騙李纔改了分帳這些酸甜苦辣那樣沒有經歷了如今外而不友越過越刁除沒有潑浪銀錢花用恨不能倒貼他些纔好更可笑揚州風俗相公身上總要落個把勢這把勢之中十人到有九人不好又要吃醋又要放差一百二十分的恭惟若是一點不如他的意就凸出凹進做壞事受不了這些瘟氣若是不落把勢這個也要相好那個鬧着落交弄得瞎扛瞎吵目今新出來的這一從把勢三個成羣五個結黨耀武揚威不知他們有甚麼狠處來到這裏就想吃白大酒學鴉片烟吃曾記得那一日有幾個把勢在這裏擺臺子我被他個灌了幾大碗的酒過後那一吐險些見醉死了想我父母俱故又無弟兄姊妹子身一人儘我在這是非場中貪戀有何益處倘若運醜弄出點毛病來連命送掉了還不曉得呢我苦了這幾年微俸沒有吃上鴉片烟癮目已

省吃儉用些須積聚了幾兩銀子落了些衣服首飾幸喜我未曾許配過人家沒有丈夫可以由得自己做主久欲從良脫離苦海正是俗語說得好易求無價寶難覓有情郎這幾年來也沒有個知心合意的人兒我久已有意想跟這姓袁的從良只因聞得他的妻子太如所以從未啓齒今日聽他這些言語大約他弄人是弄定准了好在他說是另外尋房在外面另住我若跟了他他妻子任憑怎樣妒忌好在他在裏我在外面他不能日日跑到我這裏來吵鬧況且菩薩籤句說我終身派是個姓袁的如今我不可將機會錯過光陰迅速我眼睛裏曾經看見許多吃相飯的人到了下橋時候猪不聞狗不保弄得在街坊上沿門叫化那纔難呢我看見那揚州烟花竹枝詞九十九首內有一首

錢財易得不爲奇

幾個存留防後資

鴉片癮成顏色老

有誰眷戀下橋時

到那光景後悔無及此刻趁他夫妻反目他要弄人一團象與之時我且慢慢的探他口氣將我終身大事弄定省得到那人老花殘下橋的時候沒有收成結果主見已定遂能意勸道不是我批評你你家大奶奶說的也是些正經話怕你在外貪頑浪費銀錢但凡婦人家嫁了丈夫誰人不望丈夫好呢你在外面常不家去婦人家心路最窄那裏沒有幾句閒話你就該忍耐他些干不是萬不是結髮夫妻你也不該動氣打他這就是你的不是趁早歇歇息息氣依我勸張奶奶來裝水烟與袁老爺吃在這裏頑一刻我今日不留你早些家去夫妻無隔宿之仇又道壞死了是家內夫妻外面再好些究竟是露水之情一朝緣盡就各走各的路了袁猷聽了冷笑道罷了罷了不要你說這些假道學的話了自古道穿青的護黑漢不是我此刻在你面前說從今以後我要再同這不賢睡覺我就不是人生父母養的你今日另外有了好客

拿這些話來攆我了除了靈山別有廟到處有香燒除了你這裏我怕沒有地方住呢張媽正在傍邊裝水烟聽見袁猷這話便說道袁老爺起早不用說這些話那家夫妻不啣氣我家雙相公勸你老爺也是爲好說的好話你老爺到看反了你們相好也不是一天了莫說相公今日沒得客就是有了客你老爺來了也不能留別人的雙林聽見袁猷說這些話就生到袁猷懷裏將袁猷耳朵揪住道我到不曉得你這個人不宜吃好草我不過因你家夫妻啣氣勸你息息氣回去你反說出這些出出回回話來你在這裏住無非你家大奶奶背後多罵我幾句罷了袁猷道你丟下手來我要問你他怎麼又罵起你來了雙林道你不必哄我了罵了還要罵就是我也是要罵的雙林與袁猷開笑了半會袁猷的氣纔漸漸的平了雙林道說了半會白話你可曾吃過晚飯呢袁猷道晚飯早已吃過上了些瞋氣此刻腹中覺得有些餓了雙

林趕忙叫人買了些茶食來與袁猷吃雙林笑着向袁猷道我到看不出你這個人到會打堂客呢袁猷道你今日纔曉得我利害你若跟了我也是一樣打法雙林道打打我門前過你只好說了頑頑罷袁猷道你不要強嘴那一天弄個結實傢伙與你嚐嚐你纔知道利害呢雙林道罷了罷了不要惹人笑了你那結實傢伙我也領略過了不過是銀樣蠟鎗頭兩人談談說說收拾睡覺到夜裏雙林將要跟他從良心腹細情向袁猷告知袁猷道我雖然曉得你父母俱故並無弟兄姊妹又未許配過丈夫只有一個母舅但不知他要多少銀子我不瞞你說雖說有幾兩銀子總是借在人的身上一時難以收拾得起來若是我跟你還要另尋房子置備傢伙什物暫時恐怕來不及此事只好緩緩的商議雙林道我雖是舅舅領帶了我幾年我也代他尋的銀錢不少等他來了我早已打算多則八十少則七十塊洋錢與他依也罷不依

也罷橫豎要我情愿早難道派我吃一世相飯不成我也不能尋一輩子銀錢與他用他若是刁難不行我上立貞堂內叫他人財兩空呢袁猷道立貞堂恰容易進去這是到了夜裏要人陪你睡覺一時我不山個人來那纔難過呢雙林道我同你相好已幾個月了連你也不知道我麼醋也不過這樣酸鹽也不過這樣鹹難道這幾年相飯還沒有吃得發呢我如今已不得有個清淨地方讓我享這麼幾年清福就死也瞑目了袁猷道此刻說得好聽的狼只怕口是心非若是跟了我明日同我家那個不賢一般見識吃起醋來那豈不是我命裏遭逢呢雙林道口說無憑我同你拍個手掌遂將右手伸出被外袁猷將左手伸出兩人對拍了手掌復又各自發誓一切講明專等雙林的母舅到了揚州把洋錢與他立了憑據就跟袁猷從良雙林又叮囑袁猷先將房屋覓定省得臨時沒有房屋居住兩人說了一夜直至天明方纔睡熟睡

到紅日東升袁猷起來洗漱畢吃過蓮子餠了強大家到了教場方來茶館只見賈銘吳珍陸書魏璧早已到了那裏坐在一桌吃茶見袁猷到了招呼入坐跑堂的泡了茶來吳珍看見袁猷面上有兩道指痕心中已有幾分明白大約是夫妻啣氣遂問道袁兄弟你同誰人較量被誰欺負告訴兄弟們代你出氣不知袁猷如何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風月夢

第二十一回

床頭金盡青樓冷面

夢裏情濃浪子痴心

話說吳珍看見袁猷面上有兩道指痕道問袁猷與何人陶氣袁猷歎
了一聲道家醜不可外揚小弟因有個朋友昨日向我借幾兩銀子用
我昨晚回家去取銀子不意我家不賢除將銀子藏匿起來反說了許
多蠻話觸惱小弟一時性起揪住他的頭髮要打他與小弟手舞足蹈
碰在小弟臉上抓了兩道指痕被小弟將他攢在地下打了多少拳數
還是家父攔阻小弟纔放了手把小弟整整氣了一夜告訴弟兄們不
要恥笑吳珍道袁兄弟說那裏話那家夫妻不傷和氣不是哥哥說你
你我在外貪頑常不回去自己先耽了幾分不是但凡婦道心路最窄
弟媳因賢弟在外貪頑將銀子勤住恐你在外浪費也是好事賢弟也

風月夢

第二十一回

不該造次動手就打這就是你的錯處壞死了是結髮夫妻賢弟下次千祈不可賈銘們亦將善言相勸袁猷唯唯答應各人用過點心袁猷將陸書拉到半邊道賢弟昨日所談之語稍遲兩三日等我在外面要兩處利銀湊與賢弟用就是了陸書道因爲小弟之事累及哥嫂有傷和氣實是如何過意得去袁猷道賢弟說那裏話來這不賢與我啣氣已非一次豈是因賢弟纔說閒話的兩人復又入座又談了些閒話出了茶館各自分散陸書因袁猷的銀子未曾借得到手回到怡昌號客廡吃了午飯將幾件衣服叫小喜子拿到當典內當了十幾兩銀子在錢店內換了幾千錢叫小喜子把房飯錢留些零用陸書帶了十兩銀子到了進玉樓在月香房裏方纔坐下蕭老媽媽子看見陸書來了隨即跟着上樓到了房裏向陸書要銀子陸書將十兩銀子取出道這十兩銀子你先收了等我銀子來再我你蕭老媽媽子將銀子接過道陸

老爺我同你說了幾次原想你付幾十兩銀子與我我這裏也不曉得有多少事情抵住你的銀子誰知弄到今日你把十兩銀子鋸不成葫蘆改不成瓢殼做甚麼事呢陸書道你將這銀子權且收了隨後我再把與你就是了蕭老媽媽子左也拜託右也拜託唧唧噥噥下樓去了月香道我要兜索子呢陸書道我的銀子還未曾拿了來你要兜索子如何能有呢月香道本來是我不是也不該問你說這些白話你就有銀子弄東西頑要送到那知心合意相好的那裏去呢我們無非是混巴捷軌個名罷了陸書急道你這話真正要燥死人若說我在家裏時或者這裏那裏亂頑是有的如今在揚州除了你與我相好真是發得誓的你不必哇咕我月香道陸大老爺你也不必假着急你是個正經人如今我竟賴了你我只曉得離了我一刻就鬼鬼祟祟何況今日到了別處呢你是以滿意足自必揀他心愛的差應了去恭惟論理我也

不該說你我同你要東西橫豎是任憑怎樣說辦與不辦要在你俗語說得好任憑風浪起只是不開船從今後我再也不提了你大老爺也不必生氣了陸書聽了心中十分氣惱又不便同月香說甚麼恐被人笑話沒精打采倒在月香牀上假裝睡覺月香也不似平昔與他那般皮頑開笑由他一人睡在房裏月香啣了一根旱烟袋到翠雲琴房裏說閒話去了及至晚飯擺在房裏桌上老媽喊了月香幾次纔到房裏胡亂陪着陸書吃了晚飯月香洗過手臉重新用粉撲勻了臉又啣着旱烟袋到翠琴們房裏去了將陸書丟在房裏一人獨坐冷冷清清老媽看不過意勸來裝烟獻茶尋些閒話同陸書談談說說打打岔到了二更多時分陸書自覺沒有興趣遂叫老媽收拾牀鋪讓他先睡聽得雞叫二遍月香方纔歸房宿歇陸書略爲向他挑逗月香怒言以拒竟致同牀兩不相算又過了數日竟借了十兩銀子與他陸書把了

三兩銀子與月香零用那八兩銀子把典蕭老媽媽子收過去道不是我老媽媽子不懂人事儘管債逼你老爺我們家裏月相公是你老爺常在這裏不能另外留客我家女兒翠雲現在懷孕不能過於留人翠琴雖說是個細帳一個月能住幾間讓現在房錢欠下若干房東追着要錢若再不把就要辭房那一來連住處全無柴店米店肉案魚攤槽坊酒館水菓雜貨各店逐日追逼要錢還有各月利錢俵子的印子差徭使費人情分子知單等件開着這兩扇牛門每日要幾千錢纔得過去還有個大心思翠琴相公不久就滿了季他家要來拿細價我原指望你老爺付幾十兩銀子讓我將些碎事彌補留幾兩銀子湊湊好把翠相公的細價那曉得你老爺過上幾天把這麽十兩八兩若要同你老爺算帳你到又住了這麽些讓數吃了多少頓飯便中晚飯這叫做陰天駝酒草越駝越重如今要費你老爺的心大大的代我老媽

媽子設個法同我清下了帳幫助我一下子不然我就過不去了我老媽媽子被人逼住你老爺是我家門裏一個好長客那個不知道連你也不好意思陸老爺你想想可是這個話呢又向月香道月相公不是我來怪你你是我家裏人曉得我這連日光景你就該望陸老爺說請他幫我個忙你說一句要抵我十句呢月香道老乾娘你却不要怪我我是那一日不向他說呢陸書見他們絮絮叨叨心中好不耐煩遂道你不必儘管說這些窮話竟一兩日我把帳算清了把你就是了蕭老媽媽子道阿彌陀佛保佑你老爺多養幾個大頭大臉的兒子立起身來復又叮嚀囑咐方纔下樓去了陸書坐在房裏月香同他由如初來生客遠戲話總不說一句在房裏坐的時辰少在別人房裏閒頑的時辰多晚闌纔睡上牀月香道你把幾兩倒頭銀子把與老辣貨罷省得他說這此窮話你前朋出了門他同我咕咕呱呱說我不惹着他同你

要銀子說多少熬不生煮不熟的話我聽不慣他那些厭話你明日做點好事將銀子把與他罷罷罷你和我相好省得帶累我受氣陸書聽他這些言語自己知道銀子業已用盡現在那裏有銀子開發又說不出口來只好含糊答應次早起來洗漱已畢月香道昨日我沒有零錢未曾叫人買蓮子煨相應你到教場茶館裏吃了點心回去取了銀子再來罷陸書聽了這話心中大不受用離了月香房裏纔下了樓蕭老媽媽子迎住道陸老爺那事今日拜托你幫個忙我等著開發人呢陸書唯唯答應出了進玉樓到了教場方來茶館見賈銘吳珍袁敵魏璧總在那裏彼此招呼人坐吃茶陸書悶懨懨的不似往常光景眾人見他沒精打神這般模樣追問他爲着何事陸書將蕭老媽媽子如何追逼要銀月香待他如何光景怎樣冷落他說些甚麼言語逐細告訴眾人賈銘道賢弟你今日信了愚兄那日勸你的話了你若再不相信你

三天不到那裏去到第四日空手再去看他那裏是甚麼樣子待你你就明白了若說是蕭老媽媽子月香現在待你的光景但凡這些地方要同客家打帳總是這些頑頭纔好起結呢陸書將信將疑心中仍是眷戀着月香只因蕭老媽媽子追逼要銀根在裏索蕭蕭沒有銀子不能到那裏去行止兩難各人用過早點賈銘知道陸書心意邀着衆人到強大家吃午飯進了門來因桂林房裏沒客請到房裏坐下老媽裝烟獻茶吳珍賈銘在那裏開燈過癮賈銘將三子喊到房裏道你到進玉樓去帶月相公說是陸老爺在這裏等着呢三子答應去了多時方纔回來向賈銘道月相公不在家到金公館出局去了賈銘冷笑了一笑心中早已明白曉得是怕陸書沒有銀子開發局包恐其越累越重故此推托不來點點頭就不追問了衆人在那裏吃了午飯晚間又是魏壁做東仍在那裏擺酒賈銘吳珍袁猷魏壁各人皆有相好的陪酒

皮頑開笑開懷暢飲惟有陸書想起這數月逐日與月香朝夕不離今日一人獨坐在席間坐沒談沒說吃了幾杯酒酒不覺有些醉意席尙未終他就辭別衆人要走衆人知他心意不便強留讓他帶着小喜子先走約定明日仍在方來再會陸書去了賈銘們送了陸書去後重新入席開酒不提再說陸書帶着小喜子離了強大家因沒有銀子不能到月香那裏去回到怡昌號客寓進了房對着一盞孤燈無情無緒叫小喜子將舖蓋代爲鋪好叫他去睡陸書獨坐房中越想越悶越思越迷和衣倒睡在床想起到揚時候每日在月香那裏他與我百種恩愛綢繆何等熱鬧今日孤眠獨宿就這般淒涼翻來覆去方纔合眼朦朧這見月香向着他道夥計恭喜你如了心愿了我的叔子今日到了這裏我已經同他說明他要二百塊洋錢身價我曉得你現在沒有銀子我將平昔積聚私蓄湊與叔子收去寫下一張憑據聽憑我自己配人

與他無干你可揀選個好日期將我帶出去同你動身回常熟就是了
陸書聽了喜出望外道改日不如撞日趕忙叫小喜子雇了一隻船喊
了一乘小轎幾名挑夫到了進玉樓月香滿面堆歡忙將鋪蓋箱籠總
查交與挑夫挑着月香辭別眾人蕭老媽媽子向陸書道陸老爺你所
少的銀子總是月相公還清了老媽媽子恐有不好之處望你老爺
同月相公包含陸書聽得銀已還清更加歡喜月香上了小轎陸書同
小喜子押着行李到了馬頭下轎登舟將行囊物件總皆搬到船上將
轎錢挑力開發清楚正欲開船忽然來了一個年約二十餘歲的少年
男子手持利刃跳進船艙揪住陸書道你把我的妻子拐到那裏去陸
書道月香並無丈夫我是用銀子買他的你是甚麼光棍平空到此持
刀行兇想搶我的人嗎轉眼看着月香坐在艙裏冷笑並不言語陸書
向月香道你因何在這裏嘻笑口也不開是何道理月香道他是我的

丈夫我是他的妻子你叫我怎樣說呢論理我要幫着他何能順着你
呢陸書聽了急道你平昔向我說你沒有丈夫並未許配過人家只有
一個叔子今日這丈夫是那裏來的月香道你是個聰明人怎麼這般
物塗當初你有銀子我就沒有丈夫今日你的銀子完了我何能不跟
着我丈夫過日子呢我們吃相飯的人接着一個客總是哄他說是沒
有丈夫要哄騙着他若不信樣說法那客家怎麼肯把銀錢任意在我
們身上花用呢若是當真說是從良跟他今日說跟這個明日說跟那
個就把我碎剝開來還不設分呢陸書道就算他是你的丈夫你同我
何等恩愛今日如何對我呢月香道你這話更是好笑你難道連露水
夫妻錢盡緣盡這句話總不曉得你頑到今日銀子頑的若子還是這
樣迷迷糊糊的陸書道這些話總不說了現在你身上懷孕月香也未
等他說完嗤的一笑道你這個人真正是迷了莫說我現在並未曾有
風月夢

孕就是幾當真的有了身孕我們吃相飯的人但凡有了身孕總要揀二個有銀錢的好客硬栽說是他的等到臨時是月的時候纔好叫他拿出銀錢來生產做月一切費用你如今銀錢已用完了你還管我有孕沒有孕做甚麼就依你說我是懷孕了養個女兒我是自然留着撫養大了好接手尋銀子就是生個兒子我也不能空手白腳的把你就算我肯把與你難道你還能將這娃子帶着家去好好撫養嗎陸書聽他這些話由如渾身落在冷水裏面連心都涼透了心中百般惱怒欲想與月香再爲理說被那揪住他的少年人道你這人要算是個糊塗忘八蛋我的妻子將父母遺體陪你睡覺你不過花用了幾個真錢如今還要哇酸說這許多白話想虧估我的妻子嗎右手的刀望着陸書當胸就刺唬得陸書一聲喊叫不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風月夢

第二十二回

湊盤川陸書歸里

借青蚨吳珍結怨

話說陸書被月香的丈夫揪住右手持刀當胸刺來唬得陸書一聲大叫驚醒來却是一場大夢週身汗如雨下但見房中殘燈微明窗外月光如紙好不詭異因想道我看月香與我百般恩愛萬種綢繆曾經發多少誓賭多少咒何能像這夢中這些言語如此薄情這總是我自己疑惑故有此夢忽又轉念想道月香從前待我雖好這因自從同我要金塊索子我未曾與他現在待我的光景不似從前或同這夢一樣亦未可知胡思亂想一夜何曾合眼天色纔明就將小喜子喊起小喜子道大爺今日有甚麼事起這麼早陸書道你不必問快些取水淨面小喜子赶忙取了面水與陸書洗漱畢出了怡昌號客廬直奔教場方來

風月夢

第二十二回

茶館今日過於來早賈銘們尙未曾到陸書泡了碗茶等了好一刻工夫賈銘與珍袁猷魏璧方纔陸續而來彼此招呼一桌坐下吃茶各用點心正在閒談這見進玉樓的外場花打鼓走近他們席前請叫過衆人走到陸書身傍呵着腰低低向陸書道老爺昨日打發人去帶月相公理應過來伺候無奈出了局不在家裏老爺同衆位老爺莫怪月相公散了局回來進門就問你老爺見你老爺昨日未曾去哭了一夜今日黎明就雇着小的來請老爺陸書道我在那裏幾個月你家月相公總未曾出過局偏是昨日我不在那裏就有甚麼金公館銀公館出局了你也不必掩飾我已明白了無非是怕我帶局沒有銀子開發局包罷了花打鼓道陸老爺你說到那裏去了想起來也難怪你老爺生疑偏偏有這巧事實在昨日是金公館帶局出去的你老爺倘若不信也可問得出來你老爺同月相公相好已非一日起早不必生這些疑就

是你老爺帶局沒有局包也要過來伺候的賈銘聽了知是花打鼓做詞遂道你也不必囉唆了陸老爺回到你家來就是了花打鼓道諸位老爺賞個臉就請到那裏去頑頑又向魏璧道家裏翠琴相公請老爺干定過去走走說是同你老爺有要緊話說呢魏璧含糊答應花打鼓走了數步復又轉身向陸書道家裏老東家前日同老爺說的話拜托老爺今日要抵用呢陸書道我曉得了花打鼓再二可囑方纔出了茶館去了賈銘道陸賢弟你可曉得花打鼓先說月香記望着他請你是真是假呢陸書道或者是月香打發他來請我亦未可知賈銘道賢弟我勸你不必迷了昨日帶局不來我們就知道那裏要遠你了今日花打鼓請你那些話都是假的只有同你要銀子這句話是真的你今日有了銀子到那裏去開發他們仍是照常一樣恭惟你若沒有銀子未必不冷眼相待況且你自己若是沒有銀子豈就沒意思空手去了

我昨日已曾談過但凡吃相飯的人家要與客家打帳總是這般光景
吳珍道吃相飯的能有幾個好心腸總是這認得銀子不認得人袁猷
道這也難說自古道色不迷人自迷這些吃相飯的一般也有被客
家迷住的總然一句話少張三不還李四這些頑笨地方也是前世註
定了的孽緣魏璧道我看陸哥哥代月嫂子不錯在他身上也不知花
了多少銀子月香未必能於好意思暫時變臉如此薄情賈銘道你我
不必亂議再望後看就知道了陸書聽他們這一句那一句又想起夜
來夢中光景恨不能插翅飛到進玉樓試看月香真假又因沒有銀子
怕請老媽媽子嘮叨心中十分着急坐立不安行士兩難袁猷懂得陸
書心意遂邀約眾人同到飯館裏吃了午飯仍在方來吃茶至晚又約
到強大家擺酒散後陸書回到怡昌號客寓叫小喜子泡了一壺濃茶
悶懣懣的坐在房裏品茗小喜子侍立在傍陸書道你去睡罷我稍坐

一刻也就睡了小喜子道小的該死有句話到了今日不能不說了陸
書道你有話爲何不說呢小喜子道老爺在家裏把銀子與老爺到揚
州來原是辦姨奶奶的那知老爺到了這裏人也未曾看着一個把那
帶來的許多銀子花用完了小的看月相公那裏近日待老爺的光景
比從前大不相同老爺還是痴痴的戀在那裏大爺的銀子已花用
完了金器是換掉了衣服是當的了小的想月相公那裏也不能不
要身價日白的把幾個人送與大爺儘管在此地住一日累一日若再
過幾天秋風一起那豈不是個笑話呢大爺如果歡喜月相公捨不得
他在小的愚蠢主意不如趕緊回去將這話稟明老爺拿幾百銀子到
揚州夾將月相公買回去就是了何必在此空耽擱呢大爺想想小的
話是與不是陸書嘆了一口氣道猷娃子我怎麼不想回去如今銀子
已用完了人也未能辦得現在又將些金器換掉衣服當了許多在這

地方回家去如何對得住老爺太太再者進玉樓欠他許多銀子他那裏何能讓我走三來運盤纏總沒有分文如何回去呢小喜子道老爺若說是回去對不住老爺太太老爺到了揚州就該辦個人早早回去如今銀子已用完了說也無益自古道醜媳婦免不得見翁姑況且平昔老爺在家中比這事大的也不知多少老爺太太又何曾說過大爺的不是在小的看這却不消憂慮若說是欠進玉樓的銀子大爺在他家花了若干如今就少他幾兩銀子他敢不許大爺回去若說沒有盤纏大爺可同袁大爺們商議小的着他們與大爺朝夕不離又是結拜過的自然要設法讓大爺回去的陸書道我自有一道理你去睡罷小喜子答應先去睡了陸書吃了幾碗茶和衣倒在床上越想越煩一夜無眠待至天明將小喜子喊了起來取了面水陸書洗漱畢到教場方來茶館泡了茶等候賈銘吳珍袁亂魏璧陸續來到招呼在一桌坐下

正在閒談只見花打鼓先近席前請叫眾位老爺就向陸書要銀今日的話不似昨日婉轉勒逼要了帶着走的光景陸書當着眾人不好回說沒銀遂道你不必囉唆了今日午後我一定送銀子到你家來就是了花打鼓不肯儘管站在傍邊賈銘們說之至再花打鼓方纔去了陸書此刻要想到月香那裏去又沒有銀子不能前去欲想回家又無盤纏進退兩難將袁猷約在另席道小弟欠進玉樓的銀子你着他如此償逼小弟竟不好意思回他欲想返舍取了銀子再到揚州歸給他家但是沒有盤纏又有些衣服當在這裏如何回去思維至再還望哥哥代小弟籌畫帮扶小弟回去改日來揚連哥哥那項一井歸趙袁猷道愚兄那幾兩銀子賢弟還提他做甚麼至于那進玉樓的事早知道你在他家花用不少了就是欠他幾兩銀子也不爲虧負他家但是盤纏贖富約莫要多少方可敷衍呢陸書道小弟些金器不必說了所有衣

服當了十幾兩銀子怡昌號欠該幾子錢房飯再加盤川需得二十餘金纔可將就動身袁猷道賢弟且請稍坐讓我向大哥們說代你打算陸書道一切拜託袁猷人席將陸書所談的話向賈銘吳珍魏璧告知吳珍道不是我出頭船兒先爛底幫朋友要諒諒自己不必拉獅子相應是各盡其道賈銘魏璧均道如此甚好袁猷道如今事不宜遲今日就與那明日好讓陸兄弟回去你們看花打鼓可着要銀那般光景若是明日遇見了大家總不好看賈銘遂將陸書拉入了席向衆人道我們今日還在強大家公分顧一天代陸兄弟餞行明早各備程儀好讓陸兄弟取當雇船回府陸書道承諸位哥哥兄弟盛情心感之至今日不必再破鈔了賈銘們定然要請各用早點之後邀請着陸書同到強大家裏吩咐小喜子先到碼頭將船雇定衆人在強大家中晚擺了兩臺酒臨散之時衆人商議約定次早在瓊子街太平樓茶館取齊

得到方來撞見花打鼓又要嘮叨陸書辭別衆大回到怡昌號住了一宿次早起來洗漱畢將房飯算清帶着小喜子到了太平樓泡了茶來隨後袁猷已到招呼入席等了好一刻工夫賈銘吳珍魏璧方纔陸續到齊吳珍道陸兄弟不要嫌菲我這連日實是拮据拿出兩塊洋錢遞你陸書面前賈銘送了三兩銀子魏璧是四兩錢一張錢票遞在袁猷手裏袁猷心中想道我原打算他三人每人送四五兩銀子我今日帶了八兩銀子湊着就可以敷衍讓回那知他們如今湊算起來還不足十二兩文連贖當尙且不敷怪不得人說酒食朋友朝朝有急難之中無一人他們昨日吃兩臺酒每人派三千多錢尙妨昨日不請他添在今日幫助朋友豈不好呢心中雖是如此又不能向他三人增添只得轉遞與陸書向三人道過謝各人用過點心袁猷會了茶錢衆人同到怡昌號內先叫小喜子將錢票取了錢來拿銀子洋錢湊着向掌

典裏將所當的衣服贖了出來又將房飯錢開設清楚並無餘剩錢文
袁猷道大哥們同陸兄弟叫人發行稟請先上船去等兄弟再爲設法
卽刻就來好開發船錢讓陸兄弟開船衆人答應袁猷帶着自己小廝
赶到平昔共交易的錢店內再三言說暫借了十千錢叫小廝肩着出
了鈔開到了河邊小喜子站在船頭招呼袁猷同着小廝上船到了船
裏將十千錢交與陸書道兄弟你可以敷衍殼回去了陸書感謝不盡
當將船錢開發清了又叫小喜子將零星物件買齊上船陸書向衆人
道弟在貴處諸蒙哥哥兄弟雅愛今日又蒙厚賜足感盛情小弟返舍
大約早只半月遲則一月卽到買地再爲奉謝罷衆人道一切簡慢整
勿嗔怪回到貴府代請老伯父母全安沿途順風保重要緊陸書又
向袁猷附耳道小弟去後拜托老仁兄到月香那裏向他說我家內有
信來有件要緊事情趕回去一走不久便來所有欠項我來時歸給斷

不短少叫他自己保重不必記望着我至于我同他說的那句話待我
來揚定辦叫他不必焦愁袁猷笑道賢弟但故寬心那裏自有愚兄照
應所有賢弟這些話定當轉達陸書千叮嚀萬囑咐袁猷心中雖是好
笑不便當面說他這是唯唯答應賈銘吳珍袁猷魏壁向陸書作辭陸
書送至船頭四人上岸望着陸書開船去了賈銘們帶着小廝進城分
路各散他們四人照常仍在強大家聚會花打鼓找尋兩日未曾看見
陸書後來問賈銘們纔知道陸書已經回家去了花打鼓回去將這話
告訴蕭老媽媽子同月香聽了道罷了罷了算是打發冤家離了眼前
省得他在這裏胡牽從此月香又接別的客家且自不表再說那前次
在教場方來茶館向袁猷們說新聞的吳耕雨住家相離強大家不遠
他與強大家分帳夥計桂林相好在那裏住宿不把鑲錢是不消說了
他凡到那裏總要桂林恭惟他的鴉片烟還要放個差借個當頭當時

同桂林要銀錢使用桂林懼他威勢敢怒不敢言這幾日因在攤局上輪多了見吳珍是桂林身上長客又是個關鴉子遂同桂林商議想同吳珍借個當包桂林聽他這話心中原不喜歡又不好攔阻疑了一疑道你自己同他去說我是不管吳耕雨也未噴聲去了又過了兩日這一日午後吳耕雨到了強大家內適值吳珍在桂林房裏開燈吸烟吳耕雨就揭起門帘進了房來向吳珍拱拱手道宗兄請了請了桂林見他進房趕忙立起請叫了一聲吳大爺吳珍也就立起身來答禮邀請入坐老媽獻茶裝烟吳珍請問過吳耕雨姓名吳耕雨又談了些世務套話遂向吳珍道久慕你宗兄是個大朋友我兄弟有件小事特來同你相商吳珍道請教請教吳耕雨道沒有別的事我兄弟這連日輪滑了脚同你宗兄相商挪借二三十千錢不拘甚麼利息大約兩個月歸趙宗兄如不委心我兄弟請貴相知同強大做個包還中斷不有誤吳

珍聽了不好當面回絕遂道是了稍寬兩日再為覆命吳耕雨又拱拱手道拜托拜托出了桂林房門到別的相公房裏坐下桂林瞞着吳珍送了一盒子鴉片烟與吳耕雨過癮吳珍仍又睡到床上吃烟向桂林道我在外面頑也不是一年了不這自己擺臉我也不鴉還有三分把勢氣味可人這吳耕雨不知把我當作甚麼人看待好容易的錢開口就是二三十千你說好笑不好笑桂林道他們這種人要算是糊黏黏靠打把勢過日子如今他既向你開口據我說不拘多寡弄幾文栽培他省得爲這點小事惱個人呢吳珍道像你這樣說法除非我不在外頭煩笑今日你借明日他借我還沒有這些錢借與人呢像他這種把勢這號光棍我眼睛裏也不知見過多少我就是不栽培他看他能怎樣奈何我若說是瞎狼那前次在你家鬧事的尤德壽燕相不知被那家堂名裏送了個話前日被府大老爺差人捉了去每人打了幾百下

小板子總是一面大枷現在枷在教場裏示衆呢我勸何如安靜些不要碰到巧意頭上不是頑的桂林道你既沒錢借與他方纔因何不當面回絕他呢吳珍道適纔我若當面回他怕他過不去所以含糊答應他明日必來問你你向他說就說我說是這連日沒錢無處騰挪叫他莫怪桂林道你却乖巧把這難字與我寫了吳珍道橫豎他不是同你借錢你就照我這話回他就是了桂林答應今日後吳耕雨到強大家向桂林道我前日向吳珍說的那句話他如何說法桂林就將吳珍背後所說的話一字不瞞總告訴吳珍雨聽了冷笑了一笑道我却把他作個朋友那曉得是個半吊子氣勃勃的出房去了桂林等吳珍來時將吳耕雨生氣的話告訴吳珍並不介意那知吳耕雨因此懷隙要想設謀陷害吳珍不知有何計策且看不回分用

天
圖
書

